

打开帆布包,掏出手机、楼栋信息表,身穿蓝马甲的万梓叶开始了爬楼敲门。  
万梓叶是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街道南航社区的人口普查员,11月1日,她开始入户普查工作,11月12日是她入户询问的最后一天。  
万梓叶是全国众多普查员中的一位,他们在11月15日前完成了全国人口普查短表登记。  
15天,普查完14亿人,这项工作是如何完成的?

# 大国点名:15天,如何普查完14亿人?



10月28日,南京市鼓楼区挹江门街道在小区醒目处悬挂的人口普查宣传标语 视觉中国供图



## 普查:敲门、询问、录入……

“我还是挺幸运的,一来上班就碰上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。”22岁的万梓叶刚大学毕业,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,“统计14亿人,听上去就很酷。”

为了做好这项工作,9月初,万梓叶就开始接受人口普查培训:短表、长表、户主姓名底册、空房、人户分离……这些名词对她而言既陌生又新鲜。

10月中旬,普查员开始携带统一证件,进行入户摸底勘查,为正式普查作准备。其间,万梓叶逐渐找到自己的工作方法。

除了登记信息要用的手机,万梓叶还随身携带一份手抄的楼道信息表。这是她的“秘密武器”,手抄一遍能让自己迅速熟悉社区。经过几轮扫楼,万梓叶基本摸清了她需要普查的485户居民的基本情况。

“601有人在吗?我是社区的网格员,来做人口普查的。”敲门是万梓叶最直接的普查方式。但也经常遇到没人在家,这时她就会贴上一纸通知:居民您好,我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人员,上门时您不在家,请您在方便的时候跟我联系确认信息。

长江策(ID:changjiangce)注意到,贴上通知后,万梓叶用手机扫了这家居民电表。“社区接到通知,国家电网刚给人口普查员做了个小程序,只要扫一下电表上的二维码,就能知道这家的用电情况。”万梓叶说,这个方法可以高效地判定屋子里是否有人居住。

如果一直找不到人,或者居民不配合登记怎么办?

万梓叶说,入户见不到就电话联系,多次联系不上就只能先把这户标注为“人户分离”,“不配合的居民很少,碰上了就耐心沟通,实在不行就求助社区民警。”

在万梓叶所在的南航社区,还有二十多个像她一样的普查员,在十几天内陆续走进社区3500多户居民家中。

爬楼、敲门、问信息、录入信息……不同于网络上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上传信息的调查,人口普查是点对点、人对人、面对面地交谈。居民口中的一串数字、一段经历,都变成了一条电子信息,被全国700多万普查员录入全国统一的平台。

## 革新:首次全面电子化

这次人口普查对万梓叶来说是第一次,但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次。

追溯历史,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从1953年开始的。1964年,开展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。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,首次真正实现了与国际接轨。1990年、2000年、2010年,自此每隔十年,尾数逢“0”的年份便进行全国人口普查,2020年正好是第七次。

南京雨花台区景明佳园社区的人口普查员龚莉莉是一名“普查老将”,参加过第六次人口普查。龚莉莉告诉长江策,与2010年普查不同,这次她不再拿着纸笔上门,取而代之的是一部智能手机。

这次人口普查最大的变化,就是实行“无纸化”登记。

为了这次人口普查,国家制作了全国性的小程序——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处理平台。普查员可以通过小程序填报信息,住户也可以自主填报,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性别、年龄、民族、受教育程度、职业……一系列人口数据经由小程序汇总。

龚莉莉说,在以往人口普查中,这些数据要层层上报,“我们把数据汇集到社区,社区再把数据交给街道,街道再交给区统计局扫描录入。每次递交,都是纸质表格。”而这次采集来的数据通过小程序实时上传至国家,不仅杜绝了中间环节干扰,还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信息排重。

电子化采集不仅简化了程序,还能通过初步审核,减少登记失误。“比如前后信息不一致、身份证位数不对等等,系统都可以识别并提示,这比人工核对的效率和准确度高多了。”龚莉莉说。

但技术的进步并不和数据的质量绝对正相关。

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友华分析,虽然科技手段让数据流动更顺畅,降低了人工成本,但人口普查数据的质量反而不如从前。“新中国成立初期,人口流动率低、社会基层组织丰富,人们的‘隐私保护意识’没那么高,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普查数据质量其实是最好的。”

“隐私保护意识”的提升,万梓叶深有同感,她已经习惯在入户登记时“全副武装”。当长江策提出要跟随她入户登记时,她找来一件人口普查员的蓝马甲,坚持让记者穿上,“虽然你的身份是记者,但得穿上,不然居民开门后,看到你站在我旁边,他们也会很警惕。”

## 大数据时代,需要人口普查吗

除了“隐私保护意识”的提升,人口流动、人户分离也给这次人口普查增加了难度。万梓叶所在南航社区就是典型。南航社区党委书记徐滨告诉长江策,她发现10月摸底收集来的信息和11月的差别很大,“因为人口流动太快了。”

徐滨解释,南航社区是南京核心区的老旧小区,房龄超过30年的居多,南航社区主要租客是小经营户、保洁员、保安这些对租金敏感的群体。资金一旦告急,他们就会迅速换个地方找下一份工作。除此之外,社区靠近学校,给孩子上学租房的家庭也很多。“不少小区的人口流动是以月计算的。”

龚莉莉也面临类似的问题,“十年前普查时,外来人口不到十分之一,但今年,租户占比已经近三分之一。”

人口流动如此之快,且在大数据时代,互联网平台可能更了解人们基础信息的变化,且具有实时更新的优势。相较之下,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必要性体现在哪里?

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郭未对长江策表示,人口普查数据是对人口最基本、最主要的特征进行的全面调查与登记,反映的是人口与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基本信息,“这个基础性是其他抽样性社会调查所不能比拟的。”

“人口普查所具有的全面性和完整性,是其他抽样调查的基础依据。”郭未说,高质量的人口普查利于研究者开展人口与社会政策系列研究,为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性依据。

更重要的是,人口普查获取的信息最终会使每个参与者受益。陈友华举例说,分年龄段数据可以告诉我们有多少需要上学的孩子,政府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规划学校,统筹教育资源;人口就业数据可以告诉我们有多少就业困难的人群,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就业政策。

“可以说,小到家门口的健身器材,大到‘十四五’规划的制定,都离不开人口普查数据。”陈友华说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 
白雪银 江楠/文  
江楠/摄(除署名外)



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街道南航社区人口普查员万梓叶正在工作



龚莉莉(右)入户登记



11月3日,安徽省肥西县人口普查现场,今年入户普查全面采用电子化方式开展

视觉中国供图